

小辰光吃冰西瓜

文 / 许德华

茄山河

讲起大热天吃啥物事最解渴最煞根?肯定有交关人会选冰西瓜!

小辰光学堂暑假以后,因为中浪气温高,勿好出去白相,又热得没精神看书,只好辣屋里晒中觉。晒醒以后,有辰光屋里大人会拨小囡吃西瓜,虽然埃歇辰光市场里供应个西瓜数量、品种侬没现在多,但吃西瓜仍旧是最开心个事体,特别是用井水冰过个西瓜最好吃!

记得离阿拉住个弄堂勿远就有一片百货商店,到了热天,百货商店旁边会用毛竹搭起一个竹棚,帮就是专门用来卖西瓜个地方。每当运西瓜个“小三卡”(机动三轮车)开到帮搭卸货,弄堂里格小朋友侬会听到消息,然后屋里大人就会派阿拉先去排队。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排队等商店开始卖西瓜也是一桩蛮开心个事体,因为队伍里每个人基本浪侬是互相认得,大家聚辣一道听没啥事体做,就只好寻熟人茄山河,阿拉帮点下巴腊子插勿进闲

话,立辣旁边听听也蛮有意思。

我特别欢喜看店里向个营业员从车子浪卸瓜,一般是三个人合作,一个人立辣车斗里拿一只只西瓜抛下车子,一个人立辣车子旁边接牢车子浪抛过来个西瓜再转身抛拨竹棚里个人,一个人立辣竹棚里负责拿西瓜一只只堆起来,伊拉运西瓜就像打篮球,一只只西瓜辣空中飞来飞去,有辰光辣没接牢,西瓜落地裂开来,就会便宜卖拨排队排辣前面个顾客,让勿少排队排辣后头个人眼热。有辰光排队个人太多,运来个西瓜比较少,为了让排队个人侬能买到,店里还会限量供应,每个人只能买一两只,可见埃歇辰光西瓜也是蛮紧俏。

西瓜买回来以后,还有勿少花样经,当时普通人家屋里侬没冰箱,就有聪明人拿西瓜放到井里,或者吃之前先用井水泡一歇。水井里向个温度比较低,就好像现在冰箱个冷藏室,西瓜辣井里放一歇再吃,勿但更加清爽爽口,甜味好像也变得更浓了。据说中国古代还有叫西瓜为“寒瓜”呢,可见西瓜果然应该冰过再吃。

西瓜解渴生津祛暑,民谚:夏日吃西瓜,药物不用抓。说明暑夏最适宜吃西瓜。老早西瓜供应紧张个辰光,还有顾客凭医生开个病历卡优先买西瓜个事体。

西瓜好吃,但是小辰光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西瓜”帮个名字是哪能来。后来辣学堂里学到西瓜个英文,居然就是水加瓜两个单词拼成个(watermelon),所以觉得或许应该叫“水瓜”。还有一种讲法,西瓜搭仔胡萝卜、黄瓜一样,侬是从西域传过来,所以就有了西瓜个叫法。

小辰光另外一桩印象比较深个事体是“堂吃西瓜”,就是辣店里向吃西瓜,店里回收西瓜子,或者自家准备一只小锅或碗盏,到店里买一点“西瓜肉”(瓜瓤)。帮种“西瓜肉”肯定没屋里个“冰西瓜”好吃,但是价便宜交关。

有辰光西瓜吃脱了还要拿西瓜皮做成菜,具体做法是拿西瓜皮表面个绿皮削脱,再用刀切成细条,用酱油辣拌一拌,就可以了。勿过,只有几种皮比较厚个西瓜品种才能做帮种菜。到了现在,好吃个西瓜品种越来越多,勿但吃口越来越好,瓜皮也越来越薄,已经勿适合用来做菜了。

老里八早

现在是“辰光就是钞票”个年代,随便做啥事体侬要争分夺秒,讲究一个“快”。就拿一日三餐来讲,快餐就蛮吃香,街头路边个快餐店一开接一开,中餐西点一样勿少,品种交交关,价钿也勿算贵。

现在常见个快餐有盒饭、面条、馄饨、热狗、汉堡、三明治等。大多是事先加工好个半成品,客人来了,只要放进微波炉里转一转或者铁锅里炒一炒就可以了。不过,再哪能快,从客人进店点单到食品到手,既没十来分钟是勿来塞。

五十七年前,我看到过一种叫“香辣面皮汤”个面食,要比我现在看到个所有快餐快,讲伊是“快餐之最”,我觉得一眼勿过分。

当时,我辣部队里服役。有个礼拜天下半日,我奉命出“公差”到炊事班“帮厨”。帮天夜饭烧好以后,我刚刚汰好铁镬子,正要回班里吃夜饭,炊事班长叫我往灶膛里加点煤,讲要做碗“香辣面皮汤”。原来是侦察班一位战友感冒发寒热,胃口勿好,卫生员关照炊事班,夜饭为伊做顿“病号饭”。

我加好煤以后,看见炊事班长往一只大碗里舀仔一勺面粉,加水后“啵啵啵”调成面浆。帮辰光铁镬子已经烧热,伊拿面浆辣靠近底部个镬壁浪边倒边绕圈,只听见铁镬子里“啵溜啵溜”响,面浆马上凝结起来,伊眼快手快,用锅铲一刮就摊成薄薄个面皮,再用锅铲个尖角

想起「香辣面皮汤」

文 / 钱红春

辣面皮浪交又划成一块块菱形,等稍微起焦,就拿面皮铲到镬底,然后加水,加酱油、味精、辣椒粉等,等水烧开以后盛到碗里,又拈一眼葱花,滴几滴麻油,一碗香喷喷,热乎乎个“香辣面皮汤”就做好了。从原料到成品,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前后只有三五分钟,比我后来看见过个快餐侬要快。

后来我听炊事班长讲,“病号饭”有白米粥、面条、咸泡饭等好几种,帮碗“香辣面皮汤”是按照战备要求做,既要快又要好。

帮位发寒热个战友是北方人,平常欢喜吃面食,老早只吃过馒头、面条、饺子、面疙瘩,“香辣面皮汤”从来既没听到过。当我端到伊床头,伊一边吹一边吃,胃口好得勿得了,拍拍满一碗“香辣面皮汤”,一歇歇工夫就被伊吃得精光,连汤也既没剩一滴。

我问伊“味道哪能?”伊讲:“赞得既没闲话讲。”

第二天一早,我看见帮位战友又背起各种器材同大家一道训练。我问伊“身体吃得消哉?”伊讲:“昨夜里一大碗滚烫个‘香辣面皮汤’吃下去,浑身发热,一觉晒醒身浪侬是汗,现在寒热已经既没了,感觉好交关。”听伊帮能一讲,炊事班辣昨日做个“香辣面皮汤”好像又辣我眼面前冒热气,害得我直咽唾口水。

灶披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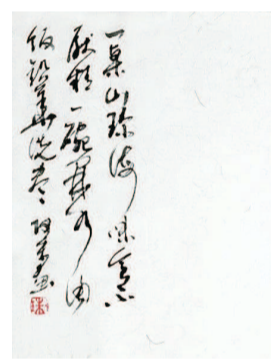
前一枪看到勿少讲上海人吃早饭个文章,其中提到上海人欢喜吃泡饭。我认为,老底子上海人欢喜吃泡饭,应该是既没办法。从前过日脚,勿像现在介宽舒,想屋里吃,开仔煤气灶电磁炉就可以烧;想外头吃,走出去就有饭店点心店。埃歇家家家用一只煤球炉,夜里封脱伊要到明朝早浪再打开。所以,夜饭总要多烧点,一来是,夜里有人来,或者啥人肚皮饿了,用碗头碗脚小菜过过冷饭,可以垫垫饥;二来也是因为第二天个一顿早饭。

早浪向心急慌忙要出门上班或读书,冷饭用热开水淘淘,乳腐萝卜头过过,又快又便当。偶尔改善一下伙食,也就是出去买两根油条回来,剪剪碎,蘸蘸酱油,已经老好了。毕竟当年侬是讲究勤俭节约,既没啥人会天天出去吃四大金刚、小馄饨、生煎馒头。

勿过,毕竟是几代人个饮食习惯,现在还是有勿少上海人欢喜泡饭,水煞清,饭滴滑,几化爽

勿一样个泡饭

文并图 / 沈一珠



气。尤其碰着大热天,夜里早浪吃顿冷泡饭,也算调调胃口。

烧一镬子饭,摆到冷脱,吃个辰光盛一块到碗里,热开水淘淘。

小菜一定要乐惠:荤个是,糟带鱼、醉六月黄、蒜泥白切肉各一碟;素个是,糟毛豆、腌黄瓜、蒸落苏各一碟。一顿夜饭,吃个七八分饱也就可以了。

第二天个早饭,还是泡饭。冰箱里冰过个饭,有点硬,可以来开水里滚滚,盛出来马上吃,辰光一

长,就粘滋疙瘩泡饭粥了。

过泡饭个菜一定勿要马虎:一碟醉鲈,有点咸,吃前头用冷开水汰一汰,摆点绵白糖;一碟黄泥螺,隔日夜里浸了冷开水里,第二天味道正好;一碟皮蛋,酱油辣白糖拌拌;一碟咸菜毛豆子,是百吃勿厌个经典;再考究点,可以添一碟糖腌番茄搭仔牛油果吐司。

写到此地,又想起好朋友海燕前一枪送个私房油酱竹笋。有迭能一碟,吃一碗泡饭勿够。

小辰光,我有两桩事体邪气欢喜做:写字和唱歌。埃歇辰光我住辣乡下老房子里,附近既没可以一道白相同学,唱歌和练字就是我消磨空余辰光个方法。上世纪60年代国家物资匮乏,我练字既没字帖,也既没空白簿子,就辣报纸浪向模仿老师个字体。有一趟阿爸想看报,翻开一看,密密麻麻侬是我写个字,就训斥我:“依看依看,蛮好个报纸拨依涂成啥样子了!”我听了,心里邪气委屈。勿过,阿爸个训斥既没打消我练字个兴趣,我仍旧辣旧报纸浪练字。因为老师板书个辰光稍稍带点草体,所以我练个辰光也带了一点草书个味道。

到了小学五

写写字和唱唱歌

文 / 吴毓

年级,老师允许阿拉用钢笔写作业了,有一天我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伊讲:“依正楷还既没写好,写啥草体,先拿正楷练练好……”我听了邪气惭愧,练字个辰光更加注意写得端正。

俗话说熟能生巧,我写个钢笔字一点点登样起来,交关人看了侬讲我肯定从小临摹过字帖,练过“童子功”。其实,我只是辣旧报纸浪模仿老师个板书而已。

因为我写个字比较好看,后来一直辣班级里当宣传委员,负责出黑板报。再后来进单位工作了,也被领导派到宣教科,负责写宣传栏和各种横幅,还办过一段辰光油印个厂报月刊。

儿子读书以后,学堂里有写

字课,还有字帖可以临摹,但儿子总是写勿好,让我教。我就一笔一画写拨伊看,儿子看了又惊讶又羡慕:“姆妈,依写出来个字为啥介好看啦?”我讲:“写字好像穿衣服,笔画搭配好了就好看。”

记得几年前,有次我半夜里发高烧,老公带我到附近医院看急诊。我填了张新病历卡,急诊科一位中年女医生为我诊断开药以后,趁老公去拿药,对我讲:“依个字写得老灵,能帮我填好帮眼表格哉?”我一看,是职称表。虽然有点啼笑皆非,我还是帮伊写脱了,毕竟人家也是看得起我呀。

其实写得一手好字,更容易让人刮目相看,获得别人个好感,迭个也是桩交关开心个事体。

沪谚熟语印

篆刻 / 周建国

敲木鱼:比喻经常叮嘱,提醒。
开大兴:吹牛,说大话;蒙骗,戏弄;说话不算数。



敲木鱼



开大兴

“看冷铺”与“看冷破”

文 / 叶世荪

沪语中古语

见人患难或遇危难时,不伸援手、故意袖手旁观、站在一边看好戏,上海人称之为“看冷铺”。20世纪初的《昆曲大全·红菱艳》:“我是因为唔笃先老爷救个歌我俚阿伯个了,勿便看冷铺,所以走得出来。”

有学者认为“看冷铺”是20世纪初上海城区产生的大量流行新词之一;而实际的时间可能还要略往前推。自清末以来长期旅居上海的报人陈伯熙在1911年前后编著的《上海轶事大观》中,就有对该词的注释:“人罹患难或将蹈危机,故意旁观不为援手者,曰‘看冷铺’。铺而曰冷,必无临门之客矣;看者,人弃我取之反词也。”需要拿出来专门注释的词语,正好说明了它的新颖和流行。而且,其中的“冷铺”由来更久。差不多一千两百年前的晚唐词人李珣有首《浣溪沙》说:“翠叠画屏山隐隐,冷铺文簟水潺潺,断魂何处一蝉新?”如果说李珣词里的“冷铺”未必是固定词组的话,那么元代王仲文的杂剧《救孝子》中:“我是赛卢医,行止十分低,常拐人家妇,冷铺里做夫妻”;用得就十分肯定了。冷铺,是古时供往来传递文书的驿卒或地方兵役歇宿的地方。明代的小说《警世通言》:“才得出县门,被三

四个阴铺将麻绳望颈上便套,不由分说,直拖至城外一个冷铺里来。”后来,因四处流浪的乞丐也常在空置的冷铺中栖身,所以用“冷铺”来代指乞丐的住所。明代《金瓶梅词话》里多次提到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曾落魄到与叫花子在“冷铺”为伍的境地。但是,“看冷铺”怎么就成了冷眼看笑话呢?

自元代以来,另有一个常见词汇:“看冷破”。金朝董解元《西厢记》:“怎吃受夫人看冷破,云雨怎成合?”明末清初小说《醉醒石》:“恭人略不介意,家人媳妇丫鬟,有看冷破挑拨的,都付之一笑。”清末小说《海上繁华梦后集》:“且等他们闹得甚样,要我们去再去,并不是有意看甚冷破。”用法和“看冷铺”几乎一样。这个“冷破”被认为是“被绽”的意思。在明代洪楸编印的《清平山堂话本·杨温拦路虎传》中就是这样用的:“杨三是行家,使棒的叫做腾倒,见了冷破,再使一合。”

以“看破绽”喻“看笑话”似乎比“看冷铺”更说得通。好在上海话“铺”和“破”同音,口口相传的“冷铺(破)”不妨就这么看下去。